

集部

茅簷集卷七

明 魏學洢 撰

雜著四

志伊尹之所志論

士君子之矢志也必一噓一吸恒與天地萬物偕流行而後適滿其性量之所屆葢性也者通天下者也乾坤之小往大來烝民之嬉躍條歔以迄卉木榮領昆蟲鳴

蟄罔不惻然如中其肌膚而其救天下也始急其任天下也始堅苟所志漠與天下不相關縱孤詣凌一世乎不過了一人之事而已於天地不得為功臣譬如曲澗清泚石齒齒馬漪瀏瀏馬不過餙館資也孰若應龍伏層淵之下奮層玄之上而挾江海之巨流以霖雨九垓也哉故志狹者成就狹志闊者成就闊規局萬岐總各肖其初願之所擬此千周子所以論希聖者必志伊尹之所志也而疑者曰尹之志奇矣相天子放天子而復

放其所相之天子而復相其所放之天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誰復敢蹈其轍跡哉而不知此特尹之轍跡耳非其志然也志何在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嘻大哉志乎躬耕此志應聘此志就桀此志迨其後放宫之役桐宫之舉冒萬世之不韙而直遂焉者總此志也論草朽木腐如巢如許如樊仲父石户州伯者不足語匡濟之奇即優游黼黻如夷夔諸佐亦以為非救時之相之所為也而豈孑

了馬了一人之事乎哉問何以究此志則曰堯舜其君五十里之主朋十一征之烈而九有之民歸之如流水是使湯為堯舜也因而以事湯者事嗣王是使太甲為堯舜也尹嘗有言曰湯雖仁其效遲桀雖暴然朝行吾言而夕及于天下是併欲使桀為堯舜也夫抱一救民之大願于心而遂望人人皆堯舜若此然則後之志其志者可知也惟有一任而已矣汨焉而弗任援也懼其濡我履也焚焉而弗任拯也懼其焦我裾也若此者了

一人之事者也一于諉者也勿為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政以獨行之士力苦而志不廓自為之意居多馬志苟大矣則見人之不善若已推而内之湯火中方將疾呼狂奔而救之寧僅如探湯也耶此所謂一嘘一吸與天地萬物偕流行者也一于任者也總之聖賢立志其心未有冷于天下者也處巖穴必不敢曰施貧薜荔聊以資我嬉游處廟廊必不敢曰兵農禮樂聊以營我職業處蜩螗沸羹咢顛震矍必不敢曰呼嗡

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天下悸恼聊擇一無大臯無大功者以巧脱于其間葢其一念救民之志縱窘于不能救不可救不及救之地而夢寐仍耿耿不釋必期一伸而後已所謂志尹志者葢如此竊嘗瞚仰今古衡量豪傑李唐後得尹之似者凡四人識似者其懷英乎周唐之際如挽天潢以濯四海之汙而不見有覆手之迹此得其識者也氣似者其平仲乎一談一笑光燄萬里此得其氣者也膽似者其稚圭乎驚危之地賁育且為

之肌粟而魏公獨不懾此得其膽者也心似者其惟洞霄宮使乎萬死為歸九天為正臣血欲枯臣骨不朽此可謂得其心矣雖然之數子者或龍而潛或龍而躍或龍而亢且悔舉足以霖雨九垓而較量在才情氣魄閒則猶然轍跡之相尋也求志之士有願超轍跡而窮性體者乎請從學顏子之學始

韓非論

魏子曰韓非其衛鞅乎鞅天資刻薄人也相秦霸秦車

裂于秦而韓非乃繼起生韓非亦衛鞅也鞅入秦而相
非入秦而死然吾不以置軒輊也亦韓非生衛鞅也獨
李斯之譖行而天下傷之者以為非業不及鞅又曰非
才過斯而卒以斯故亦非遇不及斯斯相久矣非以羇
旅入秦輒思翹其失而奪之位非策也則又曰非智不
及應侯雎惡是何言哉應侯入秦昭王方失勢而倚任
為獨尊故得遲之數年而一朝發之始皇時天下既定
矣擬一再嘬而啗其全矣而主臣相得斯又方自託于

摯望之儔非新從韓來苟不效蔡澤之逐應侯且奪之旦夕間而敢幾幸于曠日持久之後哉故非入秦而死天也天必死之未有能生之者也不為應侯死為應侯亦死未已也為應侯死即為衛鞅亦必死即甚焉而為當日殺韓非之李斯亦必死曷言之非韓人也韓人入秦即微斯將無猜乎就使始皇見說雖孤憤五蠹之書而慨然與之游逐李斯授之上相不一年而為韓之情形必自敗也敗則非亦必不得其死故曰非之死未有

能生之者也欲勿亡則莫若用之韓用之韓則藉弱韓之資而信賞焉必罰焉堅城而廣蓄焉今其書具在固灼然備成畫于胸中者也或從或衡借十年之暇以内脩之國中韓雖憸尚足當天下之衡而兹又已矣不得已乃思存宗國於秦廷不亦難乎吾不能不三歎焉

荀彧論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

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且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操以此恨或或卒憂死袁暐載或之陋若此裴松之極辯其誣唯余亦深以為誣也獨計偶無是事耳果有之當若何曰是不難泄人言以求利勇士不為況危君父乎文若之不言固宜或見詰則從容對曰或蓋

熟思之自董承既敗公備天下之為董承者密矣奚報怨之有使遽然白之則暴怒之下舉動易乖或將有投鼠而忌器者天下萬世其謂公何此或昔日之所以不言也豈獨昔日不言而已即今日事覺猶望三思後行毋詒忌我者口實如此則辭直而謀忠操當為之奪氣縱不然豺狼肆暴殺然以大義折之豈有九錫且力爭而不爭弑后者哉抑嘗案年數實或仰藥于壽春明年操立為魏公又明年伏后被弑賊操之狠必無藏毒數

年者袁曄之繆又不足置辯也已

擬治安策

竊聞之極治可以有為極亂可以有為中伏危亡之幾而外蒙治形是焉可以有為哉匪獨不可有為也并不可以有言宋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方今承平日久士大夫聞纖介之警恐恐如不及夕聲息少怠則復縣縣焉如將層纍而上以至公卿訖黃髮兒齒而猶未已有杞

人皆為之蟬未有不歆脣而咍齒且為冷者也嗟乎賈誼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猶危明耳今則實類于此清平之天下温飽者享之窘迫之天下羣推而還之人主人主迺倉卒簡付責之平日不任世福之臣火未及然豈容謀徙薪者置一喙哉詩云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今日之謂也雖然請敬陳其愚夫當宁所蒿目而籌者敵也敵不在邊埸在華㫧言之今天下非嘗罹水火塗炭之苦也非有大徭役鰥人孤人不能自存也非

有九年澇七年暵浮骸枯莩之相枕也敵人困一方且又非遽為天下病然而黔首思亂煩肉衡起市上年少游食往來多好譚非常之事鉅盜出沒海島者張其焰以招亡藉亡藉多樂往萑澤之黨亦且殺吏卒燒官艦甚則道遇邑貳跪責而醳之民懷百金以上得鼾睡者益寡矣至于狀貌詭特聲音衣服龐雜影忽聚散者徧播三吳間度必為所不可為而莫能詰其蹤尤有隱憂嗟乎今時何時尚可不察其景也邪昔魏羽林郎焚張

爇第殺其父子高歡曰時事可知矣遂散家財結豪傑令蘇松諸郡細民憾鉅家者動輒火其居掠其財驅散婦女官吏莫敢嬰其鋒而亂從怨生遐聞者往往稱快夫自古奸雄舉事未嘗不挾衆憤以為端憤怨下洩大亂之本也危亡之不卹而快私臆以為嬉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斯之謂矣邇天象屢變國遭大喪人心恫疑未定街巷飛語日數四相驚傳稱熒惑星降地則為兒童謡言自古奸雄搆毗嗡數萬之衆于一日夜之間者未

有不煽訛言者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可無寒心乎哉帝王攝伏天下來人心之畏懼以立紀綱而法令以虛聲傳之苟人心肆然無忌相與角知勇之實而鬭破虛聲之無用則居人上者情見勢詘甓若徒手之不可搏令夫主之訶其僕也詢之不敢對撻之則解體受笞豈真力不敵哉豈真計官府牿縛將有後患哉一時惶怖若或制之而不知其誰制此之謂人心人心亼則人人攘臂起矣是故紀綱者立於無形禁於未然鈇鉞

東而生鏞下民莫之敢攖彼張燊被殺曷嘗不斬八人以謝張燊然既斃于殺張燊勢必至八人亦不可斬民譁于國冠鶩于野紀綱益若斯矣為張燊者殆矣為高歡者未可測也頃江南米價騣踊百姓羣擁而號之官市人羣擁而和之公堂之上執升斗而踮以詢夫民至柔亦至悍矣一夫到縣門胥隸挺匈而譁頭搶地乞哀不已什伍成羣輒若笞長吏而亾罪意象若此憂時之士所為慟而幾哽者也項梁微眴守通墮首田儋縛奴

狄令隕命莫謂此往事也堂下譟嘑堂上頻再赤再白

勢亦卒卒矣法令何日不繩民而民亾畏懼寖至此憂

時之士所為哽而復慟者也人元氣耗散衣冠談笑猶

人也勞苦寒暑乘之則立仆令天下耗散久矣特勞苦

未極寒暑未甚之時耳可不大懼與問曰民胡以不畏

法曰不畏吏故問曰民何以不畏吏曰吏多慾故刓法

故非法不行故不行法故平時多枉法故法不足畏急

時雖奉法法亦不得施然則振紀綱者安出哉獨有清

吏治而已矣其道莫若懲縣令之墨而重郡守之權國家分十八百國之民妻多士多士爭唉之鮮懷惻隱者但有人馬循例取盈不至受賕鬻獄斯即令世之伯夷矣嗟乎祖宗朝深疾饕吏往往寘重辟塗炭既極宜亦當宁所動念也貪廉者黎民生死之原一經剝削數十年生計蕭條而直指操白簡從事率取一二科貢抵出匣之鍔搏兎耳無搏虎者比赴大計則蒼頭已先行李入矣郡守儼臨其上方以他日之臺省意之惴惴不敢

遲而彼亦日夜爲臺省地於外大吏以所憚民以此益窮案漢書朱博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夫視其可用者留不能者罷黜薛宣移書屬縣貪猾不孫者皆解印綬去更易平陵粟邑令二令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繇是觀之黜陟更置郡守得自操漢二千石之權益若此其重也今請節取漢制令郡守得進退諸令夫令朝下一紙于邑府夕聞之至疾也生民疾苦通國難撫至審也訟獄田賦未嘗掣之肘至寛也守取此五六人者攷

校短長至簡也非甚惛瞀鮮至繆盭者矣令方遠而文于銓曹近即有銓曹馬彼方遠而文于臺省近即有臺省馬月有代巡歲有大計束其内營之思而近注之于守孰不得不轉注之于民用以嘉惠元元是或一道也且民之去天子也遠胥澤不數轉涸矣其得實致之民者郡邑臣耳譬之刳竹接泉百折入室而邀澤微汲諸宮中餘饎惟意何則遠近之勢異也故郡守者天子託以繈褓民者也儼然臨數諸侯之上不可謂不貴矣然

而外涖郡國惟恐不疾去之郎官出守者回跂承明之廬夢寐猶悒𣸸國之權勢不存焉寄赤子人手而使怏怏有自畀之心兒安得肥故郡守不尊奸墨吏無所憚未有能澤民者也澤民之道積貯為先鼂錯曰堯湯遭水旱而國亡捐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高皇帝即位首出楮幣積穀已又詔天下每縣設四倉其制本李悝平糶之法李悝本筦子輕重之權筦子又本周公遣人之意豈非利民之良政哉顧邇年青齊之淄赤地千里

蓬麵槐籠之不給析骸殺子以給之然而四倉之制故在也散滯糧出紅朽一飽飢民者幾人從書所入固聖制糈以糶粟者也吏平時不沒罰鍰者幾人夫民不羣聚不亂不流散不聚飢寒迫身盜賊蠭起豪傑鼓而用之則不測之禍可一旦搆從古山東一帶易亂難平游俠聚譚古帝王若出諸袖彼時守土之臣得以補苴亡恙魁桀不至乘閒發者幸耳天下詎易有今日哉然猶可解曰被重菑若近日江南米貴往歲未嘗不熟也特

小歉耳非有山東之害并無戊申之水也會市價驟踊民相率以平糶請吏遂相率遏糴又各限定價國中商賈不通居人大譁夫貨亡常趨爭集價昂之地價昂則境外之粟將入境内之粟將出廬坦之儔尚將故颺之以徠遠商若之何其平之且平糶者平庾廥之宿峙耳非平民閒粟也既不克取我陳食我農又不克走吏圖汎舟之役而抑人價以為平雖肆人于市價將益昂惡乎平之哉古亦嘗勸分矣勸之非偪之也今則彊取焉

故米價雖抑猶昂于平時鉅家未為失計羸而不任横

僱復不利富饒之聲各相顧不肯發繇是胥卒需索要

人誼譟藏米藏鹽捕商捕賊岌岌不自堅而富民困殭

有力者若巧通賄者終匿不肯發也繇是壓甑之家持

重錢入市日晏已所得米而貧民困諺曰傷寒不藥是

為中醫救荒之謂也然茲皆一時失策耳大端則病在

庾廥之空虛聚足支一年歲即惡民不㕙懼民不㕙懼

則價騰而不踰不然者小不穰而足以亂夫國家非能

長無事也其旣必中盜賊其發必乘凶年傳曰有備無患可詆云見彈求鴞炙卯然而吏習呰窳誰昔然矣苗害遥禹頓忘往昔之倉皇且懼適果奸腹而阜後至者之禀姑逡巡巳耳外臣不尊墨吏不懲實政不脩思以奠萬民杜後菑是猶救脛而引其足也未有能至者也顧瞻時局不覺忽流涕焉勢有與國俱終古者其門户乎今羣臣號一家耳實戰國也朝聽陳軫而天下從莫聽張儀而天下衡一從一衡滔天燎原天子之權散于

下四海之利聚于内雖有賢守令不能不伺鄉背以為工吏道淆雜生民憔悴綱紀日壞職此之繇門户之肇也必果敢材知㠯自樹當世者也羅所同剪所異將自遂其所欲為而朝端翕然從之强者類合弱者詘服纖夫垂危㠯援者乘時倚馬當斯時也順風揚帆雖豪傑不克自持而况𦗖趨之伍傲焉以騁多為輿議之所非識者蚤已料其勢之不長矣别有果敢材知者出焉鋭然犯一時之鋒以與為難而鄉所不收者翕然從之與

議所棄顯為射的大率皆狼狽而首事者亦為之殉此
時局之一變也當斯時也強者類合弱者詘服纖夫垂
危亡援者亦乘時倚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再變之
後脉絡淆混垂危亡援者或銳然首發天下之難端忽
倚忽賢忽合忽離雖黃帝孔子復生不可致詰君子之
憂時也睹氛焰之方張愀然以為過當黙自遠引新鋒
嗣起隱隱馮以為望而君子又以為過當則又愀然遠
引焉是故門戶割裂獨垂危亡援者獲延旦夕之命而

大君子常獨立于淒清之地果敢材知究為人殉則首難亦以利焉總之為貚趨者用耳矣故親君子遠小人古大臣入告爾后者未有先此者也而近日聞之輒心痛計獨有綜覈名實而已矣旅而排一人其意必不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察罪狀如牒黜可也不然是陷忠良也旅而進一人意必不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卓有顯績庸可也不然是比周以相謾也聖主優容言路豈至大譴大訶稍示薄懲則言者固已不信于天下矣譬

之樹然數摎其根枝葉自脫兩造之功皐立剖則言者自寡矣明主不可以再嘗人臣幾幸萬一之眩而難必萬一之賠萬一之涂知者所不趨也則譭者自寡矣非不比周盬堅也而雷霆之下怯者先獻其肝膽則其交必敗矣且夫優容者非縶弗詰也謂恕其誤觸乘輿也若辯官論事則必案實而窮詰之盛世可以枉天子必不可以枉臣民枉天子無皐所以信言臣之氣綜覈名實所以平言臣之嚻昔宋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奉行臺

諫風旨而天下號治平言之嚚也蓋愈于闒然噦噦之鳴混入于吠景吠聲之中而不可辨則聞者瞭之故言路不清言必不尊𢿙之者尊之也且論風俗之効必曰怯于私鬬勇于卒逢鉅奸反為弟靡者或有之故綜覈名實者正受干將之刃勿使妄割將以留大用于髖髀也議論之嚚詩人憂之故曰噂沓背憎又曰如匪行邁謀居平紛紛相嚙一朝緩急萬喙爭沸于法當危嘗讀宋史至李綱傳國事既大壞矣而門户益堅壓存一綱

必逐殺之而後已此忠臣義士所以攘卷而起號慟不能止也名實混淆議論嘈雜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最急則莫若簡大臣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簡大臣序爵之本也要在與之共朝夕而躬覈之三公六卿分叩厥職生平留心軍國者必鑿鑿洞利害可見施行中庸之材能陳害不能陳利大率皆內懼其或囁嚅游辭者賜骸骨歸如此則朝廷大臣肅然非嫚侮之資矣然後舉綜覈之政下與賢佐謀之天下雖大天子當夙夜

壽者止十數事外大吏中丞巳下天子當洞悉肺腑者止十數人黼扆有人則要襋固巳全挈矣更時訊郡國疾苦吏能飛詔宸之奸墨為諸道最飛詔収之時出一二如高皇帝朝則天下固巳大震疊矣鼓動一世豈必程石哉明主餘力為之耳孝宗在馭羣輔疑不足以稱明德而閶闔熙熙海内咸理則以晝日三接泣留大臣明主求治之願誠有以沁入乎元元也君臣同心言路參之郅隆可立待也且其葢未可更僕數大臣不獲上

詢厲爭集之則柄墮小臣大臣若衆喙勢必附離左右以内惑主而外抗天下則柄墮大臣羣下不得望顔色執政内比庶正紛亂鄉非挾神武之姿馮社稷之福不為秦者幾希則柄墮内臣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知士益深憂之曩者幸犯至輕之疾而率此道也以往則必有極重之慨君臣驩洽百患不作萬世之利也程顥曰人主一日之間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宫妾之時少蘇軾曰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

臣之誼淺誠得君臣驩洽芟節儀數大臣坐論臺諫入侍取祖宗之天下直如農夫甿蔾蚤夜謀之欲區寓毋平不可得也東事則在慎擇經畧臣而久任之令士大夫習見塞草邊雲者少矣天驟肌粟見蠭色動聞金鼓而志不懾且神往焉者百不得一一夫出關數百萬生靈託焉宗社安危寄焉𢀚具者一擲百萬徒以國僥倖此非可以輕議舉也乍入虎幄如循暗室久廼稍明苟非販國誤國明有徵驗皆當寬時日解文罔以徐需其

成此非可以輕議易也今則不然舉朝推一人方叔召虎復生今日矣小不效則舉朝攻之杜重威韓侂胄亦復生今日才不才豈倏忽相反哉旁觀為之也封疆之臣亡暇伺外敵而息息探中朝埶安得不危或者果不勝任亦有之然後之方叔召虎慮有今日久矣非舉者之誤則易者之誤也國事其可數誤與夫戰氣未復難語大創小失利亦必有之裁出國門而人已數日月其後少選彈文及焉大者浪戰以塞責小者諱敗以掩皋

它年搆非常之颾必此之繇大抵當今之世寛于用法而苛于論人其寛也喪師辱國靦然懷首丘之思其苛也槀首縣街之疏無一人得免夫今之人固非不知解文罔也𢇁小見則立呰夫所謂解文罔云者豈虚言而已正并其𢇁而寛之也儒者之所謂甚大當局之所謂甚小𢇁之大小不可不察也昔范仲淹焚西夏嫚書宋庠曰仲淹可斬也以正人論正人而苛責壹若此多口之不赦葢已久矣誠能破大衆之論開功名之門則莫

若久任久任則莫若重用之重用之則莫若舉攻守之畧進退之宜錢穀之出入惟其所欲為勢未可動遅之小衂誡之端緒已睹則展十年之期使隱然有自為戰之意而事廼可以大濟此學士之常談實籌邊之長策也今邊臣曰邊兵不可使邊田不可屯此豈中事情哉彼殆有懟辭焉度其後無可居之功也重用之則且言調兵之害官縣金購士士罔應者閭左亾賴利其數金未就募而先懷中道解散之心頃浙兵北行橫奪民舟

抜劒抽矢目瞪以睨渡江而死沿涂刼掠動則曰我且往而死誰敢難焉兵戈所至何變不生即日者米價之闗或以為商賈阻塞故既涵中國腹心之患而比到壓下則又適足為啗敵之資此但糜金貫害耳竟何毛髮裨邪語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然唐之亂也河北亡敢戰者有李光弼之嚴明而壁壘皆精采也宋之渡也畫江以南亡敢守者有岳飛之強毅而強敵辟旌旗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遼人不守遼而必合天下以守之邊臣之計愎也且更言屯田之利屯田一鍾當轉輸二十鍾其故甚易解也蘇軾曰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其解更甚辨也故趙充國所將屋六萬人耳然猶曰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為明主憂今聚天下于一隅而大農日輦金穀飽之無時休歇縱不遺一矢不亾一鏃縣官固已坐困矣遼故熟壤也非砂磧比新遭大兵骨胔盡棄量非患

勢家豪右之梗也新畬每每寘為石田多士如林寘為衆人邊臣其何辭意者甲士朝夕待戰半則請以耕待之農者局守圍城草薙禽獮移駐郊牧游騎徘徊置士必戰之地則怯者忘生示敵必戰之形則勇者畏死繕鄉亭浚溝渠植果木銳者刃罷者畮且戰且守縱耘耔之弗時不猶愈坐困乎且懼其侵軼我也則請即以其智困之夫漢之匈奴逐水草轉徙無常而東人則異是其城郭屋居猶我也緣南畮而飽猶我也猶我之懼彼

侵軼也誠也重兵要害以游騎往來敵懈則若鷙鳥之發敵來則止夏燔麥秋燔禾我不以此困彼彼即以此困我爭先處強亦存乎將而已漢隴西三困于匈奴民亡勝意邊吏厎厲其節敗敵衆殺一王而民遂振故將不可恃一戰之威士卒可藉一鼓之氣令縱憚大創乎且用伍員肄楚之法使士習敵而與之狎一日得利則邊人可復使也且勇怯奚常之有人有莫行遇盜者怖甚盡被服以獻已復遇一舟私念窘已極矣不若一效

盜之所為其人怖甚亦盡以被服獻黎明視之即鄉者亾失之被服也夫人一也為盜則勇人盜則怯欺弱畏强彼與我一而已矣乘容兵之方集而疾議練乘轉輸之方給而疾議屯用以外攘敵内護耕雖黄石復出不能易也為將之道在急收死士句踐式怒蛙自剄而獻其首者十三人死豈真足樂哉誠有以激之也今士卒誠憊蹈白刃赴湯火不辟艱險者豈緊亾人燕趙之郊携觴飲酒報仇殺人走死地如鶩者不可勝詰玆皆不

過市魁盜桀耳而其人方自詡慷慨𠎝邁有澆酒趙州之意誠羅而致之此可以氣使也才苟可用陰揣其所欲而微飽之彼將惟上之所驅方其激昂自負未嘗不曰士為知己死也亦未嘗不曰斬脰陷胷丈夫固樂為之而究其元則未有不為利用者也韓非曰利之所在皆為賁諸俗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非虛語也昔者韓信破趙質武君進一策則知之成安君不用則知之呼吸動靜亾與同室而今者敵至百步之内尚踉蹌四

顧不北何待故制勝之道在急擇攷士而善視之以偵則遠以戰則猛以守則堅鄉曰錢穀出入惟其所欲為范睢所謂金盡者功多也若夫戰勝廟堂則止有慎之推轂之日而已矣嗟夫勢有貌緩而實迫責有似夷而實危惟京營為然祖宗朝貔貅之隊騰驤帝都近大抵亾慮皆寒乞矣即錦衣號親兵舊滿十萬闒近不過萬人既實無萬人之用而大農廩費仍歲耗十萬騎之資墮軍實而長亂萌刻髓之憂也然而逃絶既多世俗卒

以句補為苦百姓則補之難貂璫紈袴嵎負其間景詭之籍相目不敢問則治之難勢必藉操閱為簡稽然難盡閱彼且一身數名當之則清之難屠沽灑削各有私業并操亦不可得數則練之難戎政薛操期少密耳沸然投要牌詢諱合軍皆註妻薛紀綱至此不為張樊已幾耳能勿寒心乎哉大都今日之京營不足禦敵而足以亂驟動之則虞召變苟且旦夕則虞養奸恐當事者未可高枕卧也為今之策急擇大臣沈深有膽略者為

司馬武臣威望壓諸將者佐之而明敕已前隱占者勿臯與之吏始武弁久于其事情槩當盡知偏裨巳下各按所部理之主銷藉不主實伍懷臯劾職巳所侵匿者必先吐矣見存者如制立于糧免朘削需蹛之苦材藝拔其羣額外賜決拾之資諸將才且廉應時尊顯之溢畜日久扼其口而奪之食或戀弗能割則擢其爵髙而臯多者斬一二以狥如此則令出而不驚罰重而兵不譁大將軍再閱之後軍政肅而羣偷息矣浮饟漸復驍

勇可漸致縱多恭寒乞萬餘人非軍政之大患也為治之道有賞然後可以有刑紀綱既亂有格外之賞然後可以有格内之刑賞行自賤刑行自貴賞行自賤者散十萬之羨便可鼓百萬之讙聲刑行自貴者皐彰而勢獨直孤兎縛之叙然衆怒之不嬰而聲畏天下此安危之幾治亂之轂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之事非錢不行開倉廩振貧窮數千里之水旱民亾菜色者窖粟多也冒犯鋒刃諍而先登者為厚稰使也浮饟未復賞格先

行不憂不繼者將藏盈也綜覈名實必從財用亟行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私念財用之流也必有所歸歸君上君上足也歸百姓百姓足也不幸中飽而歸羣奸羣奸亦足也然法令不脩氣象凋瘵往往公與私交困茲曷故焉盍嘗思之人情用本富者守財嗇以奸富者使財輕農夫東耒而耕百錢掛要生死以之商賈則稍稍輕矣鬬雞走狗摴蒱六博黃金散而復來又輕矣吏胥割人肉而不疼視錢益輕媮衣美食醉紅紫以

嬉笑儉嗇者齪齪不足道身殁而子孫困葢財用諸田宅器用田宅器用在也舞諸衣食酒色則擲瀚海而已矣一郡縣之内穴而啗者不可計數一省之内不可計數一津梁關閘之會不可計數一漕糧錢鹽之局不可計數至京師則集五方之奸而穴焉奉閹寺通戚畹交卿相鮮裘怒馬目偷而氣高使奸弄財老于吏者弗能詰即如大工一舉内自諸宦下至乞兒胥衣食其中民間可一金得者倍未巳也必什百之木石材貨舊可資

匠石者必弗肯稍採必紆致之數千里外郡縣興人徒百舍重甖牛馬道斃然又弗甚惜且惟懼速成焉必稽之數歲之後然後已夫天子與士庶異矣貧民入市不取贏不歸富家委僮僕則少損焉士夫不諳直直常倍帝王之家豈真與齪齪者銃纎啚哉然綜覈之朝必明知之而故寛焉可以明知之而寛千萬不可以欺闇眛而奸錙銖寛以千萬千萬而已苟奸錙銖必至萬億及秭而猶弗既此綜覈之大凡不可不察也司馬遷曰俗

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可化夫焉能使一日皆夷齊然治道去其泰甚泰甚不去不可以治借一二貪黠之尤以懲羣吏則羣吏廉羣吏廉則穴而啗者無以售其奸内自宫禁外訖都鄙量其所稽動槩巨萬尊賢豪賄壯士惠黔首國不益賦而用自饒此其經也司會不察守鬻爵為竒謀夫鬻爵者茍且之政在所必革者也吏受賕于内輸者取償于外舞文弄法偽章刻畫穴而啗者徧天下所得秋毫所喪丘山此直憫虎之無

翼而傳之耳明主弗取也明主之道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三公九卿下逮州邑之小吏壹以此道齊之故君心不求治無治道可為也君而求治則救時者必以綜覈名實為急

擬上御煖閣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面議章奏因健等極言鹽法之壞命户部通查舊制覆議行之謝表弘治十八年

伏以嚮治雖殷帝眷續千秋之喜起法嚴僭舉臣言壓

五位之綢繆先朝本樹良規能奉行則利源自闢聖世
悉遵成憲共稽覈將弊竇立清拜手颺言撫心懐愧臣
健臣東陽臣遷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總
攬海宇最要者在密邇大臣宰相鼎贊熙明至大者在
肅清庶政至于理財之急務尤需經遠之良圖自九府
鹽鐵交資官山兼以官海而累代鹽屯互濟足食還可
足兵馴至本朝備收羣筴念東南之美利不盡將以私
貴富姦雄念西北之峙穑方艱將以供億困閻左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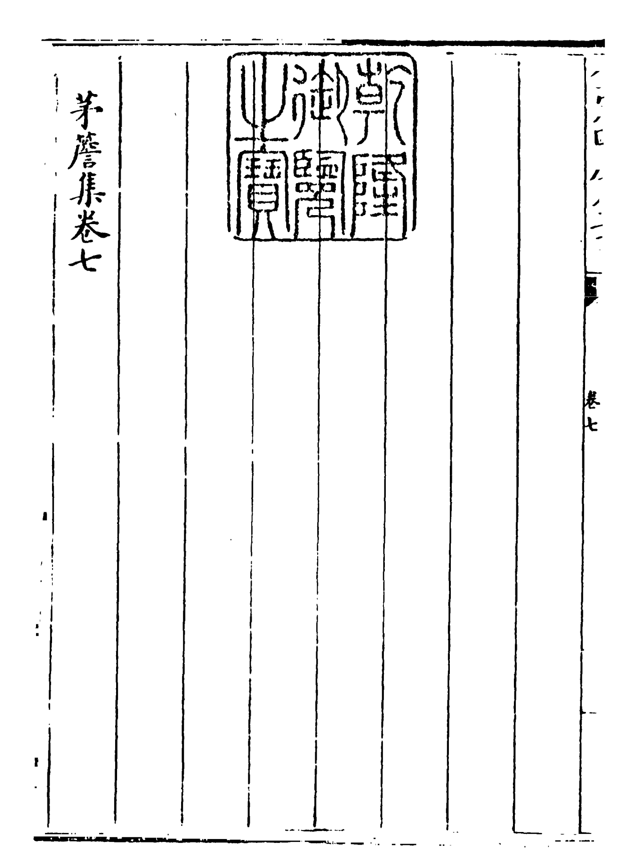
輸粟塞上用鼂錯之忠謀因而取引運司彈劉晏之長算一引納二斗有羨在商賈為費少而息多九邊省萬里之勞在朝廷為計深而利遠于是千耦蟻集萬鍤蠭屯凡彼草萊所翳荆棘所叢處處我疆我理自此虓虎之旅豼貅之隊欣欣且飽且騰蓋中外之血脈既聯將士卒之心膽自壯而法行良久弊遂多端國漸捉衿下徙仰屋何幸九重之睿照俄驚三接之光榮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祥搞戴玉道契寢繩垂愛景以字人披薰風

而肩物億萬姓日在襁褓猶歎國朱太平二三臣每乞
筋骸輒云卿忍捨朕父老頻為加額舉朝不覺涙流乃
既勤殿陛之交復聽燧閣之召龍顏晬穆念臣等為師
保公孤天語溫和視臣等若家人父子特軫萬方之利
病徧繙百辟之封章君都臣俞盛事堪留韶莞爾可我
否愚臣亦協壎箎相顧解頤共喜聖朝無事不禁顰蹙
獨傷鹽政多乖深恨繆盭于祖宗備陳顛末于君父行
鹽地不加擴而引日增因多留滯之引給鹽引不加增

而價日益因多徙業之商盜販公行在在鴟張無忌則私鹽之横堪憂場灶腹削靰鞡鵠立無依則餘鹽之禁宜緩孰官舳孰私載夾帶之宿蠧難清或戚畹或宗藩奏討之蔓延特甚要其壞法之最莫如改折為先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無涓滴得佐軍需餉之出約費幾千萬緡何絲粒不仰輸輓棄沃壤為荒磧佃者投耒逃亡處樂歲如凶年兵皆脫巾詬誶流弊若此法制安存賴吾君之聖明立下詔于該部嚴核創垂之初意速議改

轍之令圖積歲因循一朝整飭臣等材同襪綫職傍袞衣錬五色石以補天自慙蹇劣鑄六州鐵而成錯每切憂危喜值垂磁謬期攻玉伏願虞門日闢禹磬常懸因健等三人之愚忠溥收一得因鹽法一事之潰壞徧惕萬幾則宮府諸臣爭效媢嫉之欵而吏兵諸局盡呈振刷之觀矣



茅簷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茅簷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陸滋

茅簷集卷八
明　魏學洢　撰
書牘　啓
答故人書
權奸之禍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侯有險易其留聲實于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大悪除蘇文忠所謂奸之

未成臺諫折之而有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為天下報讐國狗之斃亦惴惴虞其齧也而允鋒崩潰勢則險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忿懣之氣冒萬死以與之鬬而一擊不中肉骨糜爛追咎者亦即多方訾之謂實乖舛節奏以致于僨嗟乎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横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其覆則奇跡槩弗録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胷淚盡而繼之血

也先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先唁之餘多所未滿門下父執也豈可以面折含茹弗答竊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夫招權者揣當塗之喜怒而彊附焉因號于衆以為市也癸亥冬先君使竣見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指膺曰此身即子身也願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之感避權者且得眛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冢宰徐繹之不敢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者且得禁

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奬恬最疾夫配人與地而為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為人營每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麇至先君獨無言冢宰益心折間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營者與代人營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嚮者正以不招權見知非招權之訦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禍樞也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立正宜内用之奚事出諸藩徼之地哉遡其禍蓋本于禮垣當時郵典濫

極先君一切引會典裁之屹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為是可以卸怨也于是營缺者捧厚餽至輒語曰是不難吾當圖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盈城要人爭借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其誰與户曉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怨者之為耳先君義弗為抑亦性弗習也至轉入吏垣則一可一否本職懼有缺焉猶豈敢為無權無怨之言官哉門下又以為乏急流勇退之義美哉

斯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乎衆正嚮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平生耳告假歸去俸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志士弗之甘也意者擢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程都諫將陞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閏即微以艱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訾焉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鋮使來先君弗聞也忽麾阮大鋮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鋮去趙冢宰循次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詣冢宰固辭試屬鄒

衷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傳樾時當退乎傳樾偕汪文言發難轎然之軀忽擠入千鋒萬鏃中文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獨文言廷杖後宜然先君束裝南駕決計歸田門下想親覩之諸同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通國闗然而盡散于是輿馬填寓門如窒衷公揣去志不可奪特以計典為辭具疏相留尋得旨復羣然操大義相劫制而先君

亦旋念計典且近趙儕鶴陳中撰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我旋暨左袁諸公適列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貪墨吏一大創之庶幾哉聲震天下而更援引廉能吏為他年碩果縱居位不久亦暫見平治風嗟嗟此志誠不遂乎有心者似亦未忍厚非之也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憍汰已甚喪其軀以喪羣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下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脫意氣不撓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詔杖一百其甥悲

失聲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末畨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先君贓復蹶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蠛赤貧之士有死不承特為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乎匹夫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庸者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奄之舉無應而妄發譆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入國門也疏已在袖中

矣同志以無應尼之後見妒正者走奄竇如鶩而奄勢亦漸鄰于不臣遂不惜以身死之公疏單疏聯翩共起雖傅櫆陳居恭亦莫不張吻內嚮奄蓋惶怖憂就縛矣而林旁一逃士氣盡喪首事者遂以無應蒙譏嗟嗟將俟九五為應乎驪龍之睡正酣也將俟九四為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許進之戒為著龜不得已仍俟彼曹内應耳文襄權譎固未可數數試也終不應終不發將遂鬱鬱聽之哉門下謂萬元白死竟無繼元

白者殊為羣賢羞譆有說焉大釁既開南北司訛言如沸怵内者曰蚤朝將面奏怵外者曰宮中事將面鞫頗聞面奏之罪名驚駕驚駕則立擒楊公方躊躇不輕發而内已深懼之一日蚤朝羣衷甲以出氣息茀然甘露之變在旦夕而一時冢宰所推次輔所擬内又且唯唯相奉以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鄉使持之益急必面鞫苟面鞫皇上必袒内不袒外外弱也將起大獄外殭也或致急兵搢紳固因之塗炭宮禁亦因之動搖追咎

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而門下述葉福清之言曰其始也無虎豹在山之勢其既也無鷹鸇搏擊之威福清無此言也則己福清而有此言也則身為正卿懟外叱内殺正人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叟之巧于脱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太峻非克容人者而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中顧佐為御史大夫懲貪汙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風卒贊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顧

不快耶且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
去蠹必去蠹之巨擯髙公弗進留貪汙御史弗黜而以
為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髙兩公之于先君也
遞亞為師生當避嫌避嫌之論中人以上所不談師生
也而故庇之師生也而故沮之畯昧正相等耳又謂髙
公本力辭曷不善成之薦賢者但當筴其能不能不當
叩其願不願御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不使不
願者居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魏誠奸鄙然失

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失儀細事也臺諫糾儀遂獨為怪事耶事涉宫禁既曰大事也不宜言事涉郊廟復曰細事也不必言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又竊畏門下嚴相誚也門下謂究問時盍慷慨自陳死而靡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卒以千數抗辯與否門下何自聞之微傳左公語所親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一法也陰戕之獄中徐以病故聞一法也若初鞫輒服便送法司既到法司更無死

理脫諂獄而後圖之果爾則諸公誣服未始非一策也至仍着鎮撫司追比則外魏亦言其壞法矣良平豈能料之哉嗟乎狄梁公承反而不死人服其智諸公承受賄而死人笑其愚殆有幸不幸焉或亦未易議也門下謂追比旨下何不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唯一死結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鉤黨禍起陳蕃劉郃李雲謝弼之儔死掠案者不可勝數虞詡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假令

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幾不得與絶吭之息夫躬爭優劣矣今視數公竟何如也昔鄒志完得罪謫嶺表友人作玉山主人對譏之謂爭立妃者當爭之廢后之時每讀史至此輒憤然不平人方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髙論以壓之使併不得有其名不亦刻乎或于伊川前譏志完好名伊川曰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嗟乎仁人之言藹如固與茍求者各一轍也獨念志完一人耳而譏好名者罪其激玉山主

人罪其懦貞臣烈士之不見宥于人也葢久矣悲夫

上張心矩年伯書

老父見邸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泖等固閙可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即死耳何援爲將就檻車泖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泖恨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跣入都聲息日狠厰卒之羅緝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顔色淚汪汪欲墮而不敢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得

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焉老父以辛酉入工垣值楊鎬等得從寛議處之旨四疏力爭幾見啀于羣喙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得待以不死之旨朝審之日堅不畫題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之賄可痛也室懸如磬逋積如山無端坐三千三百金若肯降旨籍沒固所欣然樂從者而刻日追比必欲產外取盈焉天不雨金金安出乎可痛也它家或待南北信通便可接濟寒家即朝往夕來庸有濟乎況往

三千里來三千里縱父老憐而圖我而艱辛措處計所費時日亦三千里南中信至老父死杖下久矣可痛也勢不得不告急于輦轂故人而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縱叩頭頭碎屈膝膝碎曽何能出父于湯火嗟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制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洢令日亦不敢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罪實薄抑使一時汙蔑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洢自度顲呼無路惟有眼看父死以自刎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贓

適輕罪薄旣足傷仁人之心贓輕尤可壯義士之膽唯臺下速圖之學泖伊雖孱怯乎每聞古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首藏尾曾緹縈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留頭顱為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茇舍以待命

上黃虞兩年伯書

喘且絶矣兩年伯嘘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姪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辭誠以恩越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唯默默焉銖諸焦府死報為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者且復絶為之奈何舊創未合新創復開獄内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將何策應之絞腸達旦亦思别覔生路以暫寛兩年伯之拮据而謁鬼見帝百不一投縱具拜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姪四支徒存七竅盡塞唯

有張眼望恩翁眼悲泣而已但願視老父為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姪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視為既死之人然後絶意于其子唯視為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絶望于其父譬如人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愳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癱瘓廢則病夫死不死乃扁鵲之責非廢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慟哭

寄潘茂先書 淮安舟次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

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姦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傅焉不再宿複加搒掠藥裹為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堦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葢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

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泀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贓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卒視我如瘦鬼閙叩之輒使人從門縫

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来如期往闇人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来黒夜匍匐惴惴焉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為難也屈𨛦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為難也獨范陽長者𤋲然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賫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黄錢三四文伯夷有

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以貪吏可為而不可為不更寃哉已矣追比方始泖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卹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泖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葢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

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洢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隘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髙子嘖嘖竒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傔從俱似邃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真英傑也抆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宛轉哭聲動天既行後又承十二坊居民設醮痛念此恩無可為

報指望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一笑也而今竟休矣痛
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里遞計產釀錢泖驟聞之驚怛
無地先父于七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
姓許槩縣派賠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
施及鄰里鄉黨令日之禍又非為合縣公事豈可相累
嗚呼手書現存可出共視泖忍背遺命而妄受乎況父
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泖者侍生父而往侍死
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正須箠殺何愛而欲活之日令

公差來捉旦夕将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凑幾兩完納以領老母救子之恩儆産既盡終須一死洢自無錫別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父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食過塜前澆一桮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饑寒是則洢所求耳醵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答唐宜之

本非有大幹辦足以救世又非藉富貴以圖温飽所以

冀一售者不過八股縁深不能擺落思借此作完局耳

而今復如是天殆欲再費我時日也乃我則已不復愚

矣平日憂先生文不近世法而先生又憂譚石䕫不近

世法究竟遠世法者去近世法者留揣摩紛紛豈非閑

話耶舊時妄願自己及好友皆售今已不作此想便令

唐先生一生不售不足為𤼵一嘅也先生信道真篤如

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

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絶到眼又被纏綿令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頃展憨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王立轂回生事奇矣吳奕德事更奇令人毛髮俱竦諸友處當即刻分致之方青峒憂老父是非太明不能成務此真相愛至語謝鳳老勸南臯且勿深言政事此亦真愛鄒先生者要知國家氣運非一人所為生平意識非一時可強良臣

好友各盡其意而已便閒當道兩公意

又寄

先生懷霖雨天下之願而今乃小試于一隅沾漑雖殊霖雨則一也客過壽州無不稱廉者而于折獄尤慎每定死案訊及孩穉定知于公無寃民矣微聞徽商健訟動以人命相誣剖決稍遲或遭騷擾此語未審真否偶有便羽不敢不以相聞要之速斷而悞毋寧緩斷而詳權其利害諒仁人自有定識也

答唐宜之

先生家累已重而復挈兄嫂家二十四口以南不願同飽惟願同饑仁人之言可感可涕欲屈意抱關為餬口計此在當身自裁不更事如弟者豈敢局外置喙也彦林因亾妹平時奉佛而臨終不免痛楚大減信心先生以此極力辨諭累幅不止可謂熱腸之極老父謂自少至老自朝至暮善則為之惡則不為善念善事擴之充之惡念惡事痛自刻責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如是而已

死時痛也罷不痛也罷輪迴事即不必不信何必沾沾
如此惟弟亦深以為然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于孔子曰死
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非今之急後自知之此非唐
突兩賢語乃真實理也但做一日人便了一日人道自
此而外惡用知之頃先生憐念嫂姪自恨半生放生念
佛乃令至親如此此即真正懺悔語也悟此之謂悟脩
此之謂脩先生以為何如

寄唐宜之

弟時時懷先生于心非盡懷先生之道也大半憂先生餓而已近聞于蘇州娶一妾深為色喜喜囊中殆有贏錢也但記先生寓香樹林時夢飛騰千仞與佛追隨繡鞋現而佛遂隱令繡鞋現矣可勿懼乎嘉善城出喪之聲朝夜不絶然死者皆婦人也去歲死却一男子陳貫開自祭文奉覽屬纊之際神氣堅凝平時作文猶索索不相接而此時作韻語顧條鬯倍常可想見其胷中之

所存矣弟近來頗學茹素殆宛然一唐宜之然非做夢到西方也不過愛物而已吾道畢竟以忠孝為主天下漸多事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嘗語友人云我不解禪門觀法純陽所云熱油灌頂緊緊想着臘月廿五自不忙亂請問此觀法何如

與陳則梁

弟性不習礐每為人作弁作跋往往雜刺非好刺也刺則雅礐則羞故雖素所折服刺恒十之三獨于兄用隱

刺此弟之厚于兄甚也乃猶有不快耶況效兄作澀語他人讀之不能句即刺亦何害兄必迫弟改作而彦林又曰三四促隱刺不已遂加顯刺然使則梁與子雲同刺弟之厚于兄更甚矣萬勿更有所不快也偶因易肎解易而因及從來解易之人因兄頗類子雲而因及子雲之玄又因及從來解玄之人政如主人好奇客客之客皆至焉趿珠履者三千人非客之都乃孟嘗之豪也嘻作書至此不覺又一客至矣

答則梁

弟小時不畏讒曰翺翔讒口中已而知畏讒閒形辭賦讀者寃悖近則見畏讒者亦併畏之矣深願其相忘于讒之外也吾兄賦讒畏邪不邪詩人有言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歌則好矣恐反側正未有極也弟更有一語于此三代以來被足下詢姆者不可勝數幸而古人弗聞即聞之亦定不與校也兄何不以古人之待兄者待令人乎尊使索回字甚急未及竟讀草草歷扇骨四五莖大

槩像柳柳州也

寄陳燚交

先生一朝遊帝都而聲譟天下每讀諸策未嘗不歎董賈復生此事之最可喜者矣而不幸有令兄賁閫先生之變使人舍喜而生悲賁閫先生以冉閔之德兼屈馬之才竟爾中道夭此事之最可悲者矣而屬纊之際棄七尺如敝屣然又令人舍悲而生慕嗟乎以斯人者而立廟堂之上吾知其必侃侃死諫以斯人者而膺疆場

之寄吾知其必烈烈死忠户牖閒無端死一奇男子豈不痛哉至與鬲果哉為生死交又有足感人者病初起舉身付果哉果哉即憂此病不起日攢眉與沪輩語久則直以告令兄令兄曰命也死則死矣何憾是時旁觀者目擊果哉攢眉狀相與姍笑之爭進他醫令兄輙覆藥不肯食恚曰吾寧死果哉手必不為市井小人所弄一時某某之流扼腕而談此病必生令兄不聽果哉明言此病必死令兄則聽之于是自内及外咸怪令兄愎

而切齒果哉日齗齗焉欲驅之使疾去也令兄頗知之語果哉曰我舉家鄙翁賤翁吾獨信愛翁翁勉爲我留果哉悽然曰故人無能爲有送子長逝耳沒之日果傒脈絶而後别此時泖旦夕往反親覩其事竊歎此兩人者皆古人乃未幾而嫉果哉者作俚歌醜之作傳奇謗之甚則說侍者詬詈之且謀撻諸市竊悲兩先生之事末俗不可數見而終局狼狽乃至此敢向先生言之便中千乞慰以數行事往矣願一白其心耳

家書

前日王寧瑕歸聲息甚急聞有意淘汰京營爾時擾攘在門人心易亂故前次家報請此事且緩令聞其勢稍殺及是時明其政刑百務當從此舉矣請妄言整理京營之事昔周世宗自高平之戰知禁旅不可用命簡諸軍精鋭者升為上軍老羸者斥之又招募天下壯士擇其尤者為殿前諸班繇是所向克捷宋藝祖踵其制又選壯士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

下又立更戍法使禁旅往來邊城以習勤苦士卒不至驕惰當令京營統御之法不啻若何據愚逺揣當擇數十將舉見在京營兵使分練之分為四等或奇勇或善射拔為上等額外重賞次次賞又次留用又次斥如此則强弱分而軍心勸矣甲乙支吾不必一旦操切漸閲則漸露漸露則漸刪如此則法不驟而變自弭矣數閲之後併上等者為一軍隷大將麾下優其食以風示諸軍因擇其技精者分撥諸軍各以其技教之苟其教導

有方團練有紀此即將材也如此則得兵即得將矣又詔河北郡縣召募壯士補入京營不必千百成羣每府選二三十人每季進送蓋募地近則無道理盤費之煩募數少則無冗弱諠譁之患到京試驗上等者照例隸大將麾下次者亦照例分撥諸營聽練如此則材弌之士大半實輦轂矣諸將侵削多者行軍法士卒狠傲者行軍法如此則貪將有誅驕兵有誅綱紀自此立矣然後更番出戍期而往期而還調遣無常地要在谿近漸

遠如此則禁旅皆鬬士矣此整理京營之大畧也請再言郡國之兵昔太祖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按圖而索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今大氐亡慮皆空籍矣最可忿者自撫臺以至哨長無處不有常例錢上之所費甚煩下之所得甚苦是以從來兵變無不以刻減軍糧為端今日急須選廉能之吏為廵撫為兵備各設無礙錢糧収召壯士充補行伍又于其中選擇教師分門演習撫道旬日躬閱又取無礙錢糧格外奬勵

有罪者行軍法如此則民間獷悍之士盡為國用可以陰消盜賊之黨而一朝虎符四出不至倉皇召募此令日第一策也大氐兵所從出止調兵募兵兩途而各有利害懸金購士市井無賴者欣然輕去其鄉此募兵之利也而不嫺教訓其為害最大雖不嫺教訓而比諸市井稍為服習此調兵之利也而各有恒業闕調則沸前日嘉興郡城幾致兵變此其害又最大惟郡國先時募兵而邊塞臨時調兵庶幾得之無奈外臣虛文敷衍漠

不經心此不可不嚴行黜陟以勸懲文臣者也且無論營兵即如每縣有守城民壯約三百名使此三百人者果皆驍勇之士則一城之内儘自不孤無奈負販之徒虛名應役而吏胥勒取工食彼實不足以餬一家之口故坐置無用耳誠得精選驍勇擇師訓射每月輪差廵鹽捕盜有材立功者歲薦一二人軍門標下聽用如此則一縣三百十縣三千宫府得人萑澤失黨豈非有備無患之道乎要之一切要務須從畿輔近地始自楊守

謙死頽沮忠良之氣今日不可不精選守臣嚴行訓練秋防孔棘正當日惜分陰謹述所明以備裁擇壬戌三月十一日

又

朔風蕭蕭歲復暮矣自去歲仲春言别載歴寒暑南還者皆言王事孔艱士大夫率憔悴而父親自奉寒儉容顔倍癯憂與勞併傷如之何初言皇子生當有差既而道路歡傳咸稱誕育家人為之欣喜乃至今猶杳然也

憂心忡忡亦復惡能已已諦念長安索駡寡味家食之樂殆難名言所愁者宿逋未清暨祖塋未定耳勉強作計菜粥可支母親勤勞紡織兒等差勝儼侯此亦足以優游矣秫田駡足羡乎詩云和樂且孺詩之言孺猶誇云孩氣弄雛詐跌孺之謂也因念閨門歡集雖雖穆穆小者鼓腹老者含飴樂復何以加兹往年曾買地梅花道人墓傍誠得築屋數間種梅放竹一如劉季陵故事閉門埽軌課老蒼頭灌園其中箋詩説易絃歌自娱一

門之內自成鄒魯斯亦家庭之極歡也不爾者南張故里可徙而歸族中二三父老不在南阡則在北陌啓門四望桑苗依依禾稻登場斗酒輪聚茲亦足以自適或因而置倉設塾倣法昔賢施苴靡窮焉恒聞陳仲弓王彥方管幼安處鄉黨閭鄰如春曦未嘗不慨焉慕之且入鳥不亂羣入獸不亂行固亦康惠之家風也纉焉不亦休乎居家之樂身同孺子居鄉之樂身同老人夫居官奚樂之有至念賦性髙伉物莫之與而奮然以一掌

堙江河益令人惕若耳昔金溪胡先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老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先生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今誦斯言殆恐難遂別而後知聚之樂病而後知健之樂亂而後知治之樂事過追思曷勝悼惜予歸與歸與謹已埽室而俟矣 壬戌十一月

又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景象宜屬衰颯而一時碩彥盡居雄豔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耶抑將蘊崇正人之禍而速之墜也年例之處于法不為甚刻而世情已極難堪每想公子虔杜門不出可為寒心外計黜陟結怨尤衆方今郡國長吏鮮不以墨聞者而其心又鮮不銓諫自擬稍拂所欲便已切骨更不待重處也趙冢宰既辦霹靂手肅清百辟端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秉心無競者耳目欲聳威焰欲平柴子羔刖人而有愀然之色

此意似不可忘耳甲子九月

通陸宅婚啓代三叔祖

八世風猷占諸兩姓百年好合肇自片言值良苗之懷新樂衡茅之有慶恭惟親家詩書望族孝友名門鴻羽可儀龍德而隱式穀廣中原之菽有齊媚南澗之濱洵所謂玄圃無非夜光將無鄙部婁不生松栢何意我孫之陋質獲稱半子于高楣念其窮巷白衣康衢黃髮含飴而弄稱子漸可負薪倚杖而過鄰家時謀擇配令玆

欣喜曷可名言雨笠漁竿止共鷗鳧作社蓽門茅屋行看鸞鳳飛來敬簡良辰薄陳嘉禮比閭相問新姻之幣帛何如媒妁致辭田父之草率至此仰冀慈顔之一笑永綿純祉于千秋

請媒啓　代三叔祖　媒即叔祖妹壻

兩家締荇菜之歡功歸媒蘖百世洽葭莩之愛慶在孫枝憶君為新壻之時一堂燕喜今兒作阿翁之日兩叟龍鍾況兼柯斧之勞倍切蔦蘿之戚孫能納履我且銜梠

答倪太學婚啓 代

春風扇物竚覩桃李之姸協氣凝祥敬締葭莩之好倚暉玉立捧櫝氷兢惟儀與物而相兼故感與愧之交集恭惟某丰同玉樹誼篤金蘭夙知而成因心則友觀光帝國曾驕驥足于五陵奮翼天池將搏羊角者萬里信偉幹比隆于松栢孰朽櫪敢附于蔦蘿如某者農桑自課世遵幽土之餘風雞犬相聞笑比武陵之陋俗若擬衣冠之族真如燕郢之遥而偶因兒子好吟謬辱君家

閩字遂藉師弟之舊好巧諧兒女之新盟慶令弟赤水奇姿定振子裘于異日愧孫女綠窗孱息僅嫻紡績于田家茲申金玉之音忽拜玄纁之賜維其偕矣又何予之徒驚蓬蓽之增華終赧瓊瑤之莫報敬陳不腆聊悉寸私

聘趙氏婚啓 代陳氏

文定厥祥敬締百年之好合卜云其吉巧當三月之繁華御麗景以脩虔展微芹而佈悃感茲燕喜豫拜鴻禧

忝惟其衣冠舄族詩禮名家令德靡瑕久蔚連城之譽
惠風及遠世留冬日之思挾策祖計然之竒傳範守班
姑之誡女嫺四德門備五長固宜喬木之興懐抑豈衡
門之敢望顧其倥倥自許默默無聞愧書劍之弗成對
桑麻而獨喜每笑瘠田數畝茅屋數椽葛天氏之民將
無是歟更得賢婦在堂嬰孫在膝田舍翁之願於斯足
矣是以慎簡蘋蘩之寄謬期葭玉之依幸我長男許為
半子天作之合人競為榮撫兒額而教之書未許佩觿

佩韘量兒衣而思其室豫祈鼓瑟鼓琴再藉氷言復申金諾慶良辰之可悅赧嘉禮之無文野饋斛斛今日繫羊而往德音穆穆他年挽鹿以歸雖負愧古人難語太丘之里而克昌厥後定符敬仲之占矣

答蔣宅納采啓 代大人

常論婚姻之合最宜朋友之家葢父兄之往還久已相視莫逆則兒女之情性自爾不卜可知此本素心見諸今日恭惟門下風神駿爽氣韻鴻深玄言動協古人彩

筆一空作者方謂君才之莫偶竟於我子爲獨親凤叶
塤篪議諧琴瑟昔者攜編共業實繇戊午春初既而衣
裼興歌即在當年秋杪可見良縁之甚巧先已黙定于
斯時人復何言天作之合念令嗣垂髫早慧允同玉樹
臨風笑孫女學語初全豈解楊花擬雪竊愧門楣之弗
類奚堪筐篚之多儀来翰諦觀報章難稱閫何以飾壻
之珮筍中素乏璸琚閫何以華壻之衣夔下誰嫺綺錦
檢書相贈聊用致我惓惓垂盒而歸人將見其濯濯深

慙輶褻仰巽莞存

陳宅聘啓 代大人

卜云其吉衡門睹芳草初姸文定厥祥敝帛借春暉若麗占風猷于八世慶協睢求締好合于百年情深燕喜涓心佈悃拜手陳辭恭惟叔翁親家門下英才飈舉靜諳淵渟腹貯天人堪射漢廷之策目營時務常為梁父之吟豫章寵挺以干霄根荄特固河漢澎濞而注海淪溢有源覲其精意所歸尤以孝弟為亟撫摩猶子忘飲

食教誨之為劬整肅閨儀知婉娩聽從之必謹人言無閒至德可師幸屬葭莩之依依逾感常鄂之韡韡昔者吾友邈焉古人褆躬與顔冉齊鑣撰藻令班揚郤席菲材殊窘於一得蘭味乃通于二難鑄思而擬態風雲砥志則爭先日月千秋自命三人同心尋結兒女之盟益緣兄弟之好令姪女周旋内則夙閑少儀次小兒粗習古辭曾無奇致謬因同調舊有成言玆當良月之辰爰舉納幣之禮名雖遵古物不及儀剪荆是供纒錦奚需

乎青雀提壺已簡繁轅併之夫烏羊花纈云何草率而已受嗤俗目我亦深以為慙仰揣慈顏必且文之曰儉粲然一笑祉及萬年

答耿撫臺啟代大人

屬者罪晥罙至羣眂大猜訶有司寬兩觀之誅羞大藩同三危之域攜帑狼顧如穰灰之就陶擁客鴟張似陳豨之入代雀苻多窟桑柘皆驚若留先帝之罪人必誤吾君之赤子恭遇台臺衡覽全勢特奮孤忠請命自天

挾奸異地直為海隅蒼生一大抒其忠憤之氣明示亂
臣賊子無所容于葢載之閒佇覲郊遂之重移皆賴驅
除之獨勇慨自訛言騷煽迄今罪呂猶張殲之則庸妄
堪矜式念雉罹之慘釋之則戎心何底又懲魚漏之疎
纔一見壘而已艱孰似默銷之為愈奠安兩浙屏翰萬
方其迂拙難回出處無據嘗操觚而磨盾謬附同心頃
捧節以還朝未遑拜手方懷耿耿忽荷拳拳敬致一縑
薄伸萬縷

與章陽東名宦書代大人

竊聞循吏之撫民也居無踰衆去乃令人思先王之報功也生苟利民沒而祀於社蓋萬世籩豆陳登之大典總當年攀輪臥轍之餘情淚灑峴碑祝同畏壘伏覩故邑侯章公聲色不大情僞盡知清靜興歌勿炫察魚之慧閭閻安堵坐觀馴雉之風惟不忍草菅視民故能令桑麻徧野國無薙本戶有棠陰當時幾信定遠之平平歲久方憶道州之下下目脊脊紛更之後猴冠而虎翼

者滋多悟欣欣色笑之中草薙而禽獮之畧盡堪方召杜兼軼趙韓至覩小子之有成彌念古人之無數審聲知高山流水神契鍾期相馬畧牝壯驪黄識超伯樂手與目而俱了藝與道之交資雖家庭所以相期其諄復不過于此惟民之母實士也師在往古猶罕其儔豈邇代庸能數值而睠懐及此感嘅忽生治非斅于故而飭于新俗每厚于生而薄于死朱鏕耀日頌禱讙騰素繐搖風德音沉寂閒有桐鄉廟貌鶩鍾虡之嵯峨半由爲

巻簪纓詫箕裘之翕赩若侯雙㒵輕泛未及展翰翮于

一時且侯雛鳳甲飛又尚息扶搖于六月世情宜為冷

落我里倍覺闗情瞻生祠之遺容緬高風而回首慰茲

父老責在搢紳用是援引舊章議崇名宦匪徒銘五世

之澤實欲扶三代之公一言為榮萬民是若